

CHANGZHENG SHAN DI

# 重走 长征山地

张卫/著

这是一种幸福。

在没有污染也没有干扰的地方，你才能见到这种幸福。

它透明得像空气，让你能够呼吸到：

但你无法抓住它，它只属于他们。

当时间跨越这一秒时，一切都变成了回忆。

CHONG ZOU  
CHANG ZHENG SHAN DI

# 重走 长征山地

张卫/著

这是一种幸福。

在没有污染也没有干扰的地方，你才能见到这种幸福。

它透明得像空气，让你能够呼吸到；

但你无法抓住它，它只属于他们。

当时间跨越这一秒时，一切都变成了回忆。



重庆出版社  
CHONGQING  
PUBLISHING HOUSE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重走长征山地 / 张卫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6. 1

ISBN 7-5366-7604-2

I. 重... II. 张... III. 二万五千里长征(1934~1936) —普及读物

IV. K264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54860号

**重走长征山地**

Chongzou Changzheng Shandi

张卫 著

---

**责任编辑** 陈小丽 姚琦(特约)

**装帧设计** 金乔楠 钟丹柯

---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重庆市长江二路205号 发行电话:023-68814956)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 880 × 1240 1/32

印张 6.75 字数 175千

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

印次 200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---

ISBN 7-5366-7604-2/K · 433

定价: 16.50元



总有一种精神曾让我们泪流满面：

总有一种力量曾让我们信心倍增：

总有一种人格驱使我们不断寻求自我完善……

红军长征胜利70年了，他们当年在西部山地播下的种子，今天结出了怎样的果实？山地人民在怎样生活，他们取得的成就、面临的困惑、解决的办法等，无不留给我们悬念。我们走近他们，会感受到一种辽阔亲切的心灵震动。

作者历时数月、行程上万里，采访了长征山地数以百计的老红军、老干部、农民、牧民、专家、学者等，融合人文、地理、经济、历史等，写出这本气势磅礴的长征新读本。

#### 作者简介

张卫，记者、作家。1982年大学毕业，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，有中篇小说《烦躁的呼吸》、《你还能选择什么》、《最先牺牲的总是爱情》、《在菊花下呕吐》等作品出版。1998年转入新闻行业，更关注现实人生，曾组织策划、写作《非典时火车直排粪便惊叹》、《三峡清漂拒绝妖魔化炒作》、《四十万自考生为权益呐喊》、《重庆文学之痒》等数十个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专题报道，其中个别专题曾引起国务院重视，并得到温家宝总理的亲笔批示。



重庆出版集团

上海宏图华章文化传播公司

电话：021-54244957

E-mail: shht\_2004@163.com

装帧设计：金乔楠 钟丹珂

摄影：冉文

资料图片由长征山地沿线各县提供，  
谨致谢意！

## 自序

### 我不懂幸福，因为我还不懂山

#### 一

长征的书籍汗牛充栋，但还没有谁像我这样详尽地解读过长征西部的边缘山地。

我的长征山地之行，缘于我被它深深吸引，缘于我对它的爱恋与敬重。

我不懂，但我爱。

#### 二

2005年5月25日下午6点半，我从四川若尔盖县唐克乡向东急驰200公里，经瓦切、麦洼和黄胜关，赶到松潘县川主寺元宝山下。

我在追赶黄昏。如果从江西瑞金于都算起，我的行程已近8000公里。但我最不能割舍的是这个黄昏。

1

总算赶上了。黄昏，占地20万平方米的红军长征纪念碑园沐浴在夕阳下，元宝山顶高达40多米的长征纪念总碑上，铜像上红军的双手呈“V”字形高举，一手持步枪，一手执花束。亚金贴面的碑体呈三棱柱，每一面镶嵌着一颗闪闪红星，象征红军三大主力。纪念碑背靠海拔5588米的岷山主峰雪宝顶，面对广阔无垠的大草原，岷江从山下匆匆流过。由1300多块浅红花岗石塑造的人物群雕气势宏大，在夕照中静静伫立，无声、寂寥，却让人震撼。总碑落成于1990年，由邓小平题写碑名，被誉为“中华第一金碑”。

运气实在太好。在海拔3104米的元宝山上，我不但看到“金碑



松潘元宝山红军纪念总碑与日月同辉。

夕照”的壮丽奇观，同时看到金碑后深蓝的天幕竟高悬一轮明月。我屏住呼吸，不敢声张，生怕惊扰了正在安息的英灵。夕阳缓缓西下，金碑犹如正在锻烧，耀眼炽烈。川西高原黄昏的天空蓝得透亮，你能感受到太阳、月亮与生命在这一刻凝聚成永恒，你能听到70年前那一代人激昂而沉重的呼吸。

在世界军事史上，曾有过马其顿亚历山大远征、中世纪十字军东征、土尔扈特蒙古人从欧洲重返中华的远征等，但这些都不能与中国红军的长征相比，恰如美国人埃德加·斯诺的评价，“红军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远征，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。”哈里





森·索尔兹伯里则认为：“它是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、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件。”

没有亲身经历长征，你无法体会外国人这句话的分量；没有亲身寻访长征之路，你同样无法体会它的重量。5月，鲜花盛开、青草茂盛的季节，穿行在西部辽阔寂静的山地间，我被一次次感动。是的，在一个容易遗忘的时代，随着历史证人的相继逝去，我们对过去的淡忘加速了。70年前，在西部边缘山地走过的那一批热血青年，如今大多已作古，但他们肯定留下了很多。那些越来越稀缺的民族苦难与抗争历史的参与者们，其血肉之躯的行动比汗牛充栋的文献更能刺激你我。无论他们存在还是离去，都让我们感到“历史”仍活在我们身边；解读西部山地曾经的岁月，将增添健康的民族主义的重要内涵。

还想问：70年前热血青年们以近20万人的牺牲（一、二、四方面军累计）完成的壮举，能给今人什么样的启示？美国地理学家普



中国红军以血肉之躯  
谱写了人类的英雄诗史。



林斯顿·詹姆斯认为，“一个时代的意象和解释，很少能为后一代所满足。人们总在不断搜索新的、更完善的形象与合乎时代信仰的解释。”

我们需要这样的解释吗？

回到松潘。据当地人士称，除国内游客外，国外来瞻仰红军金碑最多的是以色列人。每年，他们成群结队来到松潘，表情严肃，或献上鲜花，或肃立默哀。一个人均GDP早已超过1万美元的中东小国，为什么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不远万里来松潘，把这里当做除耶路撒冷哭墙外的又一个圣地，祭奠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中国红军？答案只有一个：人类的勇敢无畏与牺牲精神，值得天下人敬重。中国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的英雄史诗，像一条永远镌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，已经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。

在如此浩大的史诗追随中，我无法一一细述。我只能选择西部的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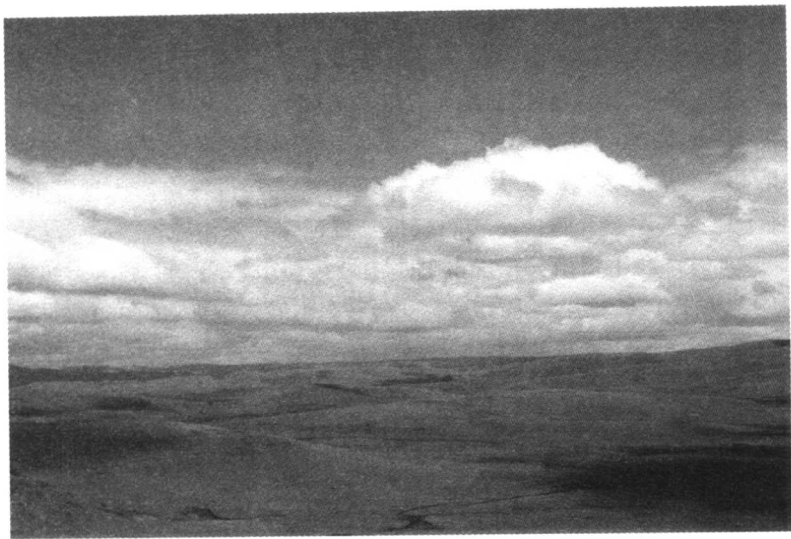
从5月起，我的长征寻访路进入西部山地。由此往北，我穿过四川雅安、甘孜、阿坝和甘肃甘南、陇西、宁夏西海固和陕北，全程5000余公里。这一路全是山。本书主旨，正是以长征路上这段最艰难的山地为主，用历史的视角，看现实的世界，试图将70年来这些山地变革中的历史、人文、地理、经济、城乡等有机融合，给读者提供一种长征新读本。

### 三

爱山，因我曾经有过的经历。经历决定世界观。

馋山，是我多年萦绕的心事。有心事就得释放。

很幸运，我能走进西部大山；很幸运，在绵延5000公里的山地间，我总算寻访到屈指可数的一些特殊老人。作为一个时代的参与者或见证人，我惊叹于他们都是16岁时遭遇人生的重大转折：王顺生，16岁与村里数十个青年从家乡康定跑出来闹红（军），如今只剩他孤身一



这是红原大草地与松潘岷山黄胜关接壤的丘陵地带。

人；龚有成，泸定岚安人，16岁时任少先队大队长，参加7次血战，捡回一条性命；侯德明，湘西大庸人，16岁流落若尔盖草原；李中清，甘肃宕昌人，16岁时跟着红军走到了哈达铺，被他三伯劝下，如今仍在岷山铁尺梁下放羊……

回到1935年，我以为当时红军征兵是放宽了年龄的。中央红军从瑞金于都出发时是8.6万人，进入川西阿坝只剩2万余人，这还包括了在云贵山地扩红后的数千汉、苗、彝胞。可见途中兵员损耗之大！

传统观念中，成人应该是在18岁。其实无论生理还是心理，我以为16岁与18岁没有本质区别，对压力的承担与面对是相同的。我想当时在这支军队里，16岁的少年不在少数。在英人李爱德、马普安所著《两个人的长征》中，他们遇到的不少老红军当年也只有16岁。这些16岁的少年来自山地、消失在山地或幸运地走出山地，经历过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！

这已不是秘密。换言之，每一代青年的命运与时代总是匹配的。

你无法超越，也不能躲避。对1970年代的那一代青年来说，16岁也是他们命运的一道门槛：初中毕业，无学可升，惟一的出路是去农村或农场。我是16岁前往云南西双版纳兵团的。从那时起，我初识山地，从此爱山。前往西双版纳须经横断山系东南余脉的哀牢山和无量山，这里是史称“藏彝大走廊”南端的终点，再往南，山地渐低，坝子连绵，水气升腾，密布的森林一直延伸到东南亚。

其时，我不懂山。重庆虽说是山城，但山不高，主城区海拔在180米~350米之间，比同纬度另一座著名山城萨拉热窝的650米低许多。重庆四周高峻的大巴山、武陵山是1997年直辖后才划入的，现全市最高的阴条岭海拔2796米，当时属万县专区巫溪县。因此，在我16岁远行前，看到的仅是沙坪坝歌乐山（华莹山余脉）、南岸真武山（大娄山余脉）和市中心的枇杷山，严格地说它们只是高丘陵，海拔在400米~650米间。所以第一次出远门，我嫌眼睛不够用，伏在车窗边目不转睛，始知天地辽阔。列车穿行在8月的川东南山地，阵阵热风灌进车厢。车过綦江松坎入贵州，山势陡然峭拔，阳光被挡在高耸的山脊后，顿觉气候凉爽。一路山洞很多，眼前忽明忽暗，使人恍恍惚惚，“少年心事当拏云，谁念幽寒坐呜呃”？那时心里想的是去穷山僻壤改天换地，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击水三千里。许多年后，始知惭愧多于骄傲。

当时以为云南那片曾放牧一代人青春的高原，就是世间的大山了。记得第一次翻越哀牢山的通关，汽车盘旋了一天，满山松林蓊郁、遮天蔽日，不见人烟，始觉荒凉。4天后才达到一个叫戛洒的地方（现在那儿是西双版纳机场），兵团连队在离戛洒还有10里的山里，连队背后是海拔1700米的南糯山，它在我眼前大得无与伦比。但若与30年后我在大渡河谷见到的山相比，只不过是巫罢了。

其时，我并不知云南是南方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。它从内地逶迤而来，一条经大理向西翻越高黎贡山入身毒（今印度），另一条翻哀牢山向南一直抵达安南（今越南）、缅甸。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中，1970年代的16岁少年并非第一批拓荒人，早在千年前，中原和长江流域的祖



“红军万岁！”

先们就一批批从这儿走过。他们虽然渺小，但书写着山与人的命运，只憾文化人喜用华丽辞藻对此作诗化演绎，不及山的本质。

我们仍不识山。

7

## 四

提起名山，人们往往会想到泰山、庐山、黄山、五台山……但它们若与西部大山比，就显得太低和太小了，特别在川西横断山区，南北向纵横着一系列大山脉：岷山、邛崃山、大雪山、沙鲁里山……这些山脉的主峰雪宝顶、四姑娘山、贡嘎山、磨尔多神山等，雪峰巍峨，直逼云天，其美学价值和科学价值都超过了传统主流文化所欣赏的那些名山。

这些山，与70年前红军长征有着密切关系。毛泽东曾对斯诺说，他算过，红军长征翻越了一千多座山。但湘黔境内的山并没有像西部大山那样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，因此红军越过岷山进入甘肃境内时，他写下了《七律·长征》，紧接着在1935年10月，又写了《念奴娇·昆仑》。

红军长征在川西一共翻越了8座雪山。这些山至今仍不是名山。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，它们很多还不为人所知，更不用说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了，那时的人，甚至不知道这些山的存在。

今人能责怪古人看山的形而上吗？或许不能。

其一，古人没有海拔概念及与此相关的绝对高度概念。这让古人对山的欣赏主要着眼于其相对高度，对大量分布在西部的绝对高度惊人、相对高度不那么明显的山，则难以感其壮观。

其二，他们没有垂直地带分布等近代地理学观念，不能从植被、气候、地质构造等方面来对山进行欣赏，他们赏山主要还停留在对山的形态、气韵、山势等感性层面。

因此，即便是曾深入到西部大山中的法显或玄奘，他们翻兴都库什山前往印度，再沿喜马拉雅山脉南坡一路东行，沿途的高大雪峰一定进入过他们的视野，但在他们的著述中却几乎无一记载。对那些曾与西部山地擦身而过的古人来说，高山只是他们诗文中的背景或借喻，李白、杜甫、陈子昂、白居易、陆游、苏轼、黄庭坚等，他们都经蜀道沿横断山边缘走过，但他们视而不见。最有希望进入西部大山的徐霞客，也只在云南鸡足山上打住了。

宗教意志让取经者翻越高山，伟大的诗人们不理睬高山，因此，在无数讴歌名山的诗篇中，西部山地长期被边缘化。直到今天，这些壮美的大山仍静悄悄伫立那儿，它们没有黄金周，更没有蚂蚁般爬上爬下的人群，在近年国内的名山推荐评比中，它们无一折桂，依然寂寞。

我这次走访的长征西部山地，正好在“胡焕庸线”的分水岭上。作为青藏高原的东缘、横断山系的中北部，这里多为海拔三四千米以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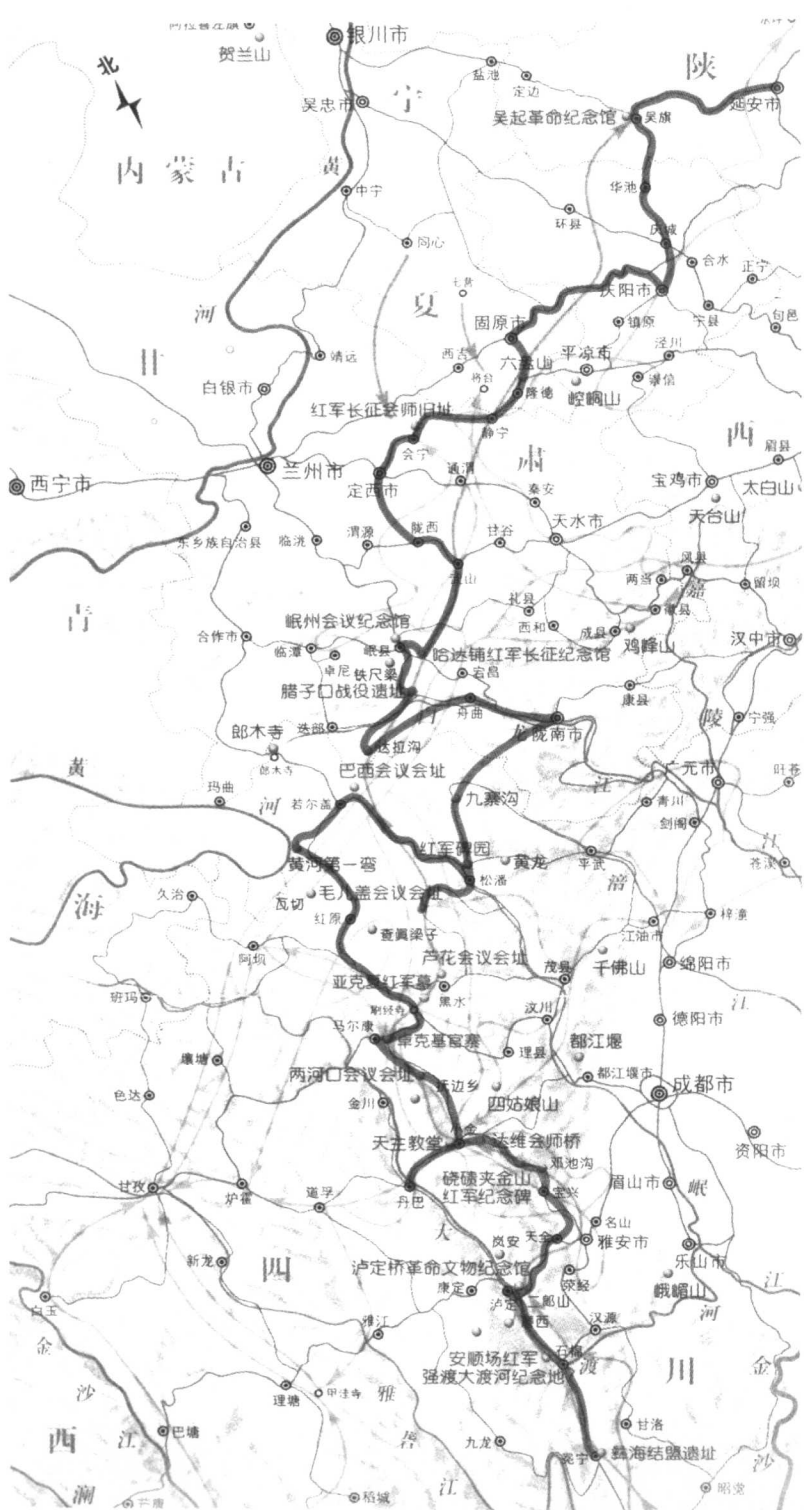


的高山，遍布湍急的河流、深邃的河谷，其气温和降水情况，决定这里只能是游牧人的天下。70年前毛泽东与张国焘在这里发生的“北上南下”之争，抛开政治学意义，单从地理学上说，毛泽东也是正确的。因为红军在这里只能是借道，不可能长久生存，更不可能影响全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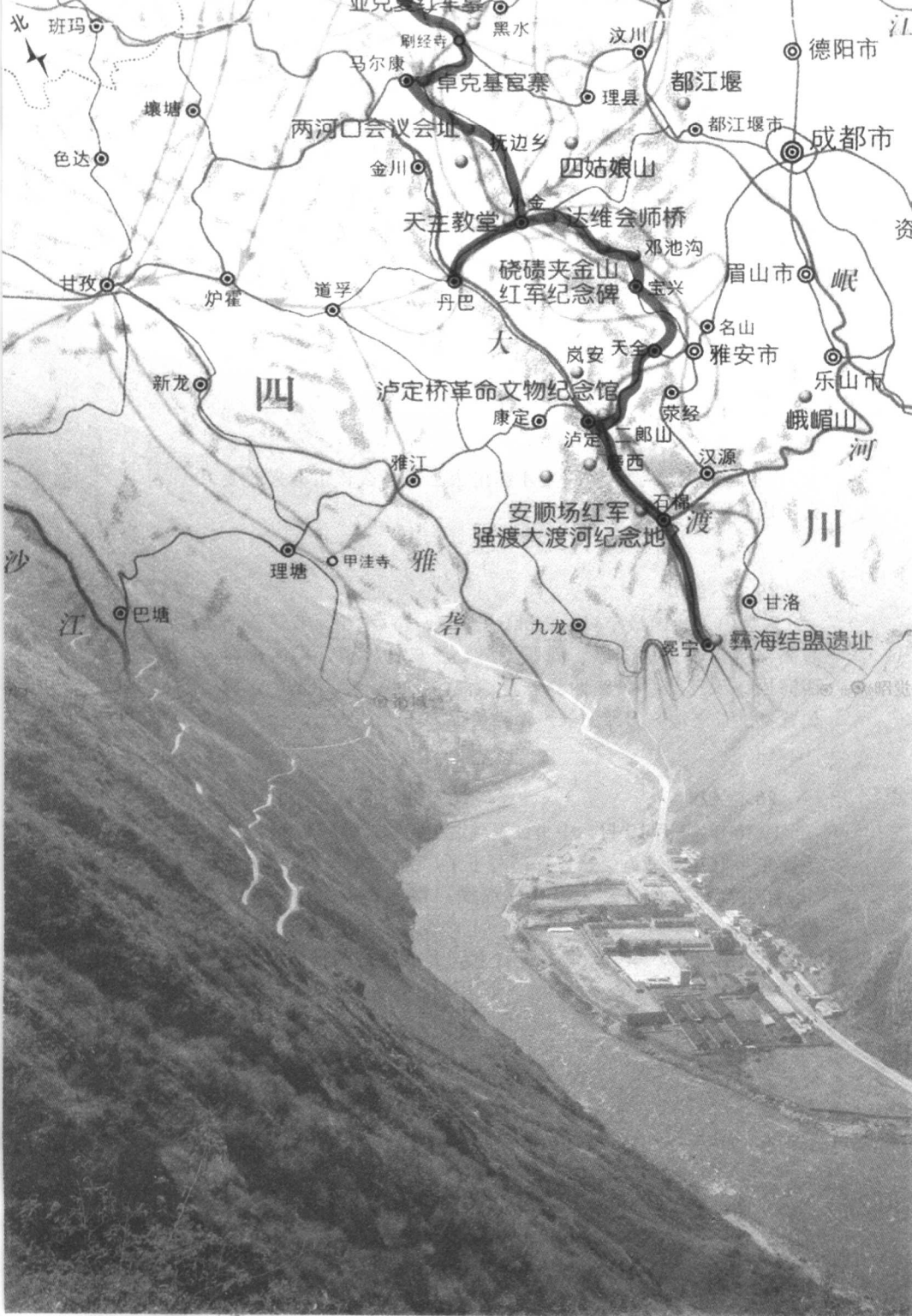
因此，在这支伟大军队走过西部山地70年后，我以山为主，探访重点从“胡焕庸线”以西的石棉县切入，对沿途邛崃山、贡嘎山、夹金山、梦笔山、鹧鸪山、查真梁子、红原草地、岷山、俄界、腊子口、甘肃中部高原、六盘山等地的沧桑巨变和生存问题，力图交出一份有价值的资料。为使读者有一个清晰脉络，我在走访这些山地的25个节点上，都有史实交待和自己的观察思考，希望读者能有所收获，甚至也走进这一片大山，自己亲身去感受……

从这个意义说，认识的山不在多，在于你是否用心读过。

懂不懂幸福已无关紧要。







班玛

马尔康

卓克基官寨

黑水

汶川

德阳市

都江堰

理县

都江堰市

成都市

壤塘

两河口会议会址

新边乡

色达

金川

四姑娘山

天主教堂

达维会师桥

硃砂夹金山

红军纪念碑

邓池沟

眉山市

岷

甘孜

炉霍

道孚

丹巴

宝兴

新龙

四

泸定桥革命文物纪念馆

康定

天全

名山

雅安市

乐山市

雅江

大渡河

泸定

二郎山

荥经

峨嵋山

河

安顺场红军

强渡大渡河纪念地

石棉

渡

甘洛

彝海结盟遗址

九龙

冕宁

巴塘

理塘

甲洼寺

雅

砦

沙

江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自序 我不懂幸福，因为我还不懂山 | 1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第一章 大渡河谷：五月的急流与山风 | 1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
自史前时代起，这里就是中华民族迁徙的走廊，被称为“藏彝大通道”。大渡河谷不但是70年前中央红军在西部山地的主通道，也是汉民族农耕文明和藏羌民族游牧文明的分界线。在汉民族的迁徙中，这儿是他们行为和心理最西的边界，无论是石达开还是毛泽东，他们都无意越过这条边界

|        |   |
|--------|---|
| 1. 安顺场 | 5 |
|--------|---|

安顺场是藏彝交界的结合点，也是从川西南凉山地区进入川西北高原的重要渡口。安顺场为什么会成为“翼王悲剧地”、“红军胜利场”？当年那个把红军从彝海带到大渡河边的彝族汉子身上有哪两种绝活？船工帅士高为什么会撑第一船

|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|----|
| 2. 磨西古镇 | 16 |
|---------|----|

古镇磨西位于蜀山之王贡嘎山主峰东坡，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，从这儿往西可至拉萨和尼泊尔。70年前中央红军过境时，磨西人口约2000余，大多信天主教。如今人口为7000人。听神甫座房前的老人讲述当年轶事，你心里会有一片宁静

|        |    |
|--------|----|
| 3. 泸定桥 | 23 |
|--------|----|

站在二郎山眺望，你可以看到海拔1300米的泸定城与雪峰形成五六千米的下切高差，其气势全球仅有。300年前，康熙帝为什么要修泸定桥？“四川人”的称呼是谁取的？一个重庆